灵岩胜概

□ 牛飞雁

灵岩山蔚然深秀，樟涛竹海，绿波滚滚。山高二百余米，如翠屏横卧，精巧雅观。自东西两路均可抵达山顶，西经接翠亭、迎笑亭、落红亭，东越继庐亭，近顶处与福寿亭交汇，过四角须弥宝座塔，便是千秋蓝若灵岩寺。寺居山巅，胸涵太湖，腹纳一箭河，湖似翠盘，河如玉带，烟波浩渺，遥遥在目。寺门高耸，砌石严壁，额上鎏金端楷“灵岩山寺”，乃新中国首任佛教会长赵朴初手笔。

灵岩山文化积淀深厚，古风源远流长。早在春秋时期，吴王夫差曾于此地为越女西施建造馆娃行宫，寺院西侧至今尚存吴王井、响屧廊、玩花池、玩月池、琴台、西施洞等。直至东晋司空陆玩曾居此山，因闻佛法，舍宅为寺，自此方为灵岩道场之端始。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，西域梵僧智积来寺开山，赐额曰“智积菩萨显化道场”。尔后寺宇几经兵燹，屡有兴废。清逊帝宣统二年，真达和尚接任住持，民国十五年改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，名曰崇报寺。后经印光大师，恢复灵岩山寺旧名。历代高人登临者颇众，如南朝梁简文帝，唐朝大诗人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，北宋范仲淹，明朝文征明、唐伯虎、高启等。清朝康乾二帝南巡时，亦曾多次驻跸此山，而近代灵岩山名闻遐迩，尤以印光大师之名而增色良多。

印光大师，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，与禅宗虚云长老、台宗谛闲法师、律宗弘一法师，并称“民国四大高僧”。大师俗家姓赵，陕西郃阳人氏。六岁开蒙读书，二十一岁出家学道，大师虽道风高峻，而为人谦卑，常自称粥饭庸僧、百无一能，而实则通宗通教，悟彻圆明。一生坚持不收出家徒弟，不庆寿、不作会，不留传记，出而不乘车、不坐轿、不受宴请，居则生活自理，不劳侍者为佣，早餐一碗白粥，午饭两个馒头，一碗蔬菜。饭毕总以开水荡涤碗中残留食物，然后漱口咽下。早年行程大半个中国，参方寻道，兼于普陀山法雨寺，闭关阅藏二十余年。1926年卓锡灵岩，创办苏州弘化社，印行佛教典籍及经像，修订四大名山志考，函复中外信众询法，皈依弟子近二十万人，远及南洋群岛与哈尔滨。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赐匾褒奖，而大师却淡然视之、漠然处之。1940年冬月预知时至，洒然坐化于灵岩山寺，享年八十高龄。荼毗后，以数盘五色舍利子，奉塔于山左。身后留有煌煌《文钞》四卷，百余万字，近代大学者梁启超称其为“群盲之眼”，弘一法师赞叹他高风亮节、道行操守、教理见地，允为明清“三百年来一人而已”。2014年央视科技频道“探索发现”栏目，曾在此拍摄过大型宣传纪录片《灵岩道风》，概述了灵岩开山缘起及印光大师慈悲济世的弘法修证历程，故今人得其地、地得其人，两皆有幸，而两皆闻名者矣!

如今的灵岩山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，自中轴线依次为山门与弥勒阁、界清桥、大雄殿，殿阁均为歇山式建筑。两侧有企归轩、净念轩、方丈室、尊客寮、库房等分列左右。东南为多宝塔院，塔前有智积殿，后有香光厅，东有息虑堂、斋堂，西南有香岩厅，东南有钟楼。钟楼为歇山式三重飞檐，平面方形，内悬大钟。整个院落堂寮耆旧，天井毗连。院西高地，殿基湮没，古物陵夷。于废弃的石级两旁，尚见门枕石一对，卷花抱蕊，古朴精良，但不知为几代遗物。西南隅高地下，有半月形池潭，水黑如墨，故名“洗砚池”，岩上镌有弘一法师李叔同手书“幽泬”二字，盖取意幽潭咽响，如风雨泬泬然。

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。灵岩虽为吴中胜迹、木渎名山，然而繁华归寂静，万法总不居。而今名山古寺，大师所遗留下的清净道风，不知能否赓续久远。若印祖有灵，悲心不泯，敢请卓锡再来可乎?

榴园咏怀

□ 吴兆雷

我从不嫌弃这乱石下的贫瘠
因为是你将我的生命孕育
经历风雨
我更懂得了你爱的价值
是的,我没有抱怨的权利
落雨梳理着我纷乱的愁绪
暖阳给予我绿色的诗意
就是我绽开的每一次笑颜
也无不蕴含着
果农辛劳的日子

在爱的怀抱中
张开我绿色的伞
奔放我火红的情
让馨香在山野飘荡
燃烧的石榴花
为你吹奏出一曲
夏季的乐章
即使是秋的凋落
那枝头也挂满了
你甜美的梦想
摘下一颗颗欢乐
在欢乐的浪花中
我又开始了新的起航

诗三首

□ 赵崇稳

咏榴

春日榴红无限娇，
秋来挂果压枝俏。
纵令时人热捧醉，
也将随众过冬晓。

桃杏花满棚

百花斗艳竞芬芳，
傲雪寒梅尤聚光。
桃杏不甘冬寂寞，
争迁温室炫名扬。

七绝叹

草木葱葱飞鸟悦，
客随山水醉烟波。
一墙谁令从天降，
景异人非几奈何!

踢球小记

□ 胡乐浩

周六下午，我和儿子来到小区一侧广场的空旷地踢足球。

短暂热身后，我和儿子选定位置，拉开距离开始传球……以前，我们也经常练球，但这次我发现儿子进步很快——技术越来越全面，远距离定点射门命中率也越来越高……诚然,带儿子到户外踢球,好处多多——走进大自然,眼观百草,鼻闻花香,耳听鸟鸣,与花草相伴,和大树为友,沐浴阳光,增强体质,提高审美能力……可以说,一个小小的皮球，能让德智体美劳五育兼得。

当前，国家提倡足球进校园。我认为，足球应该以“玩”为主，首先培养兴趣，让孩子从内心深处爱上这项运动，只有让孩子享受到足球运动的乐趣，才能进而培养他们健康体质和健全的人格。正如一位小学校长所说，“练人、练球、练精神,为孩子的一生发展着力。”“足球不是一项竞技活动,而是根植现代教育理念类似于草根的校园文化。”其目的不只是增强学生运动的兴趣,更多是通过足球项目运动,增强孩子团结协作的意识，引导他们懂得拼搏与付出及自我突破等。

我利用大学时学到的那点技术，当起了儿子的足球教练……俗话说：“每天锻炼一小时，幸福生活一辈子。”要知道，我们能给孩子生命，但不能代替他生活；能教育他如何去尊重别人，但不能保证他受人尊重；能指导他树立人生目标，但不能帮他实现这些人生目标。人生路上，我们只能陪他走上一段，剩下的路要靠他自己去走，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给他一个强健的体魄。儿子平时学习紧张，没有时间锻炼，所以周末有闲，我们就出去踢会儿球，以保持生命的朝气……

一个幸福的人，说到底，离不开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愉悦，而强壮的体魄、快乐的心情等这些因素，完全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皮球中获得。有时候，这些东西远比学习更加重要。

大自然是没有屋顶和围墙的家。让我们一起来运动吧,以天为幕,以地为场,跑起来,踢起来,使生命更有活力,也让生活更美好!

杨柳飞絮的日子

□ 龚安明

一场淋漓尽致的雨
没有消减
初夏时杨柳繁育的激情
反而变本加厉
洁白飘逸的飞絮
比冬雪持久茂盛

也许是缘于隋朝皇帝的妄语
杨柳的飞絮初夏时结伴而行
舞动眼花缭乱的风景
平民一样的树种
此时
展示一种力量
将时空强行占用
以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阵容
炫耀家族的庞大兴盛

我相信
这是一场盛大的仪式
那些生命
每一年都跟随季风行动
它们在半空中盘旋舞蹈
依依不舍地告别母体
即将踏上未知的征程
一如明朝初年
那些移民
告别大槐树的心情
又如打工潮中的游子
为梦想去远方
毅然离家飘零

琴弦相伴度年华

□ 戴忠群

有日子没现场欣赏文艺晚会了,周末,朋友请客,要我去聆听天籁之音,大幕拉开,一个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歌舞节目依次亮相大众舞台,让观众赏心悦目、目不暇接,晚会进入小高潮,一位风度翩翩小提琴手,站在舞台中央,灯火阑珊,映照在小伙子脸上,光彩夺目,随着琴声一响,花容月貌的八位姑娘,像蝴蝶翩然起舞,分立舞台两边,“春季里那么到了这,水仙花儿开,水仙花儿开”,久违了的名曲《花儿与少年》在座无虚席的礼堂上空奏响,琴声悠扬婉转,像是青檀寺山涧中叮咚的泉水在流淌,也像是璀璨的“昨日星辰”在夜阑人静的空中闪烁,那欢快的名曲“余音绕梁,三曰不绝”,让人陶醉,此情此景,那尘封在我心底,千丝万缕的音乐情怀,随着乐曲波澜起伏,已经放弃30年,曾经相伴在我身边,度过青春年华的小提琴的美姿,今天又展现在我的面前,那旋律唤起灵魂深处的感慨万千。

五十年代末,我在枣庄八中上初中,有一次我到保管室刘老师那里借东西，在仓库的旯旮里发现一把落满灰尘的小提琴，我提出借走玩玩，刘老师爽快答应，拿回去仔细擦拭，虽琴弦没有了，琴身还不错，于是从徐州购来琴弦，收拾停当，在没有老师辅导的情况下吱吱嘎嘎拉起来，好不容易才“牵强附会”地演奏出一曲。年底学校举办歌咏比赛，我们班拿手好戏大合唱《保卫黄河》需要小提琴伴奏，我拉琴的水平“一般般”，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比赛时没多想就提着琴就上了台，随声附和地伴奏起来,由于班长选歌准确,三步轮唱,气度恢宏,结果大合唱拿下了冠军“宝座”,我也“一举成名”,但心里明白:不过是位准“南郭先生”罢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走进大学门,学校管弦乐队招新生,我报名参加,初试通过,配置小提琴一把,爱不释手,第一次合练,“初来昨到,摸不着锅灶”,差一点“解甲归田”,还好团长让我成为一名“准演奏员”,走进宿舍,抚摸着心爱的小提琴,决心苦练基本功,演奏《花儿与少年》不厌其烦,迎晨曦送夕阳,在七排房后边的小扬树林僻静处全释心语,琴声像流畅飘逸的绸带,随微风荡漾,飞向远方,迎着绚丽多彩的朝霞,换来鸟语花香。

1965年岁末,根据四川美院大型泥塑《收租院》改编成的交响乐,成为学校交响乐团的主打节目,该交响乐排练时，我幸运地被选中为第二声部小提琴手,参加排练,经过近百名大学生组成的交响乐团全体人员废寝忘食的“单挑”、合练、彩排,节目“完美收官”、公开上演,首场在济南八一礼堂为官兵演出,那天演出过程中,随着首席小提琴的琴声,乐队奏出低沉哀怨、如泣如诉的旋律，诉说着苦难旧社会的遭遇，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，最后，管弦乐齐奏，一声部二声部的小提琴手们，刚劲有力的快弓，急骤如雷电，高昂如鹰击长空,欢呼人们迎来了解放的艳阳天。

随后,一场“运动”来了,破“四旧”高潮过后,在时兴徒步串联的大背景下,我们班组织起一支25人“红色文艺宣传队”,徒步从济南出发,途经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到达江西井冈山,实现“新长征宣传队”的梦想。在步行串联的二个月中,学校交响乐团配发给我的那把小提琴一直陪伴在身边,形影不离,饱含浓厚地方色彩的革命歌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、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、《浏阳河》一路演奏,一曲歌来一片情,琴声飞扬,飘向远方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在工作岗位上组建起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,在演出中我总是手不离琴,用心地为学生伴奏,那清脆的小提琴琴声,还是那样清越悠扬.荡人胸怀,好像是姹紫嫣红、百花盛开春天里的一幅美丽风景画,充满浓浓的师生情,在天地间发出和谐的鸣响。

小提琴的琴声曾相伴我青春年华,那悠杨而轻柔的旋律,依然萦绕心头,给以永远的抚慰,在琴弦音乐泉水中畅漾。